



市民参观凤阳博物馆



市民观看画展并交流



观众在当代美术馆欣赏战地摄影作品

如今中国人休闲讲文化



如今的中国人不断重视生活品质,快乐工作,健康休闲。看电影、逛书店、观演出、游博物馆、听音乐会、漫步文化街区……多种线上线下文化休闲成为很多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马启兵/图

文化休闲增幅扩大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电影院里上座率持续回升,人们观影热情高涨;博物馆里排起长队,全家老少齐观展;剧院里座无虚席,音乐会演唱会轮番上演;各类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参观体验玩法多样……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中国人不断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休闲成为继生理活动、工作或有偿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之后的重要选择,休闲时间每日平均3.8至4.4小时。目前的休闲时间较疫情前有所增加,与2019年相比,今年城镇居民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休闲时间均出现不同幅度增长,周末增幅最大,增加0.91个小时。

“每个周末,我都要拿出一天时间充盈自己的精神生活,逛书店和博物馆、看电影和各种展览。这个周末,我计划去看两个期待已久的展览‘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首展’和‘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90后”北京上班族晓涵很喜欢这种文化浸润的生活。

文化休闲已成为城乡居民重要的日常生活选项。《报告》显示,从休闲活动总体结构看,除消费购物外,文化休闲位居第二。人们的文化休闲意识日益增强,消费购物占比增幅在收窄,文化休闲占比增幅有所扩大。65%左

右的城乡居民最喜欢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体验以及选择去戏院、音乐厅等场所参加休闲活动。

文化休闲丰富多样

近来,人们对博物馆的兴趣日渐浓厚,件件珍贵的文物活跃在大众视野中。今年,四川省三星堆再次出土众多惊世奇珍。这些造型瑰丽奇特、工艺精细繁复的文物,制作之精、造型之奇、数量之丰,令人震撼,并引来众多关注。三星堆博物馆也成为今年最热的文化休闲目的地之一。国庆假期,三星堆博物馆首日共接待游客1.2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9.54万元,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415%、316%,较2020年同期增长588%、378%。高人气的背后是文化的吸引力,是人们对探寻古蜀文化的渴望。

闲暇时光,人们更愿意实现精神上的满足。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展览馆、书店、剧院、音乐厅等在内的文化场所也瞄准这种需求,不断创新,以新面貌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

“我和闺蜜约会,常常选在钟书阁、言几又等时尚书店,我们一起看书、喝咖啡、听讲座、买文创品。”北京姑娘陈芳喜欢在书店里享受美好时光。现在城市里的很多书店不仅仅卖书,而是集咖啡店、茶馆、文创集市、展示厅等多功能于一体,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休憩地。各地的图书馆也在积极变身,融图书借阅、名家讲座、文化沙龙、艺术展览等多种活动于馆内,给读者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

不仅在线下,人们线上的文化休闲也是丰富多彩。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有55.8%的受访者积极参与线上展演,57.7%愿意参与文化场馆云体验,41.3%乐

于知识充电,40%喜欢在线影视和视频直播等文化活动。

喜爱文艺的上班族孙岭告诉记者:“自从去年初疫情来袭,我就习惯网上逛馆、看展,线上的文化活动让我足不出户就能接受文化的熏陶。上周六,我在线上聆听了‘歌声中的党史’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线上音乐会,还可以免费回看。”

各类文化场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可及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文化和旅游部面向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截至2020年底,面向全国共享的数字资源超过145万亿字节。此外,还推动全国公共文化场馆系统建设公共文化云平台,开展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数字化。据统计,2017年国家公共文化云上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达8.09亿次。

文化休闲前景可期

休闲已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我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报告》认为,目前全国还有偶发的疫情反弹,这对远距离出游仍有一定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地休闲更成为短期内旅游受阻后的重要替代,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为更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各地大力推动文化场馆建设,实现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努力让人们享有更加充实、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据文化和旅游部最新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2个、美术馆618个、博物馆5788个、文化馆3327个、文化站4万多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54万个。所有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美术馆和90%以上的博物馆已经免费开放,实现了“无障碍、零门槛”。

文化休闲拉动消费,助力假日经济。

创作与阅读是整个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创作在阅读之先,没有创作,就谈不上阅读。可是反过来,若没有阅读,创作就永远没有完成,连成一半都算不上。在德国接受主义美学家姚斯看来,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不仅取决于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倘若一部作品诞生以后就束之高阁,无人阅读,它的意义就等于零。只有当它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作用于读者的感官,进入读者的思维和阐释层面,作品的意义才能生成。一部好作品常常会留给读者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参与文本阅读与阐释的读者越多,对作品意义的阐释越充分,作品的意义就越大。可见阅读在整个创作环节都非常重要,因此研究创作问题,同时也应该研究阅读问题。

王立春的童话诗《小笨鼠与大眼贼》系列问世以后,应该如何阅读的问题就提上日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不需提的问题,只要有了书,小读者阅读就是了。可是在资讯时代,阅读方法就不止一种了。可以用眼睛对着书本默读,可以在网上进行人机阅读,当然也可以出声朗读。不同的阅读方法带来的阅读效果是不同的。用自己的眼睛进行默读的前提是小读者必须识字,这与以前不识字的小朋友只能听别人念诗、听故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不识字的孩子没有单独用眼睛默读的机会,但是听人朗读,也会增加与朗读者交流的机会。

如果儿童在网上阅读,面对的是计算机,人机阅读的方式会使读者变得更加孤独。而出声朗读与以上两种阅读方式相比,虽然是最古老的一种阅读方式,是在识字的儿童出现之前以及电脑网络出现之前就存

农舍里老鼠的故事该怎么读?

■ 马力

在的,想一想,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包括各种各样的老鼠童话),还是希腊的荷马史诗、冰岛的传说、法国的“鹅妈妈的故事”、德国的格林童话、印度的《五卷书》,亦或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都属于农舍炉边故事。它们在农舍与田间地头创造,又在这些地方讲述。也就是说,老鼠出没的屋舍既创造出这些故事,也创造出这些故事的传播途径——口述的方式。即一个人出声地讲述,大家围着听,然后听众变成讲述者,再给没听过这些故事的人讲述,这样口耳相传,代代相传,人人是故事的创造者,人人是故事的传播者。这是一个无形的学校,用最朴实的故事传播带有人民性的价值观,哺育一代又一代儿童茁壮成长。

如果从理论上解释,出声朗读有什么好处呢?一是从语言的结构上看,在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看来,一个词语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能指”是指语言的声音层面,“所指”是指语言的意义层面。在诗、歌同源的古代,诗与歌产生的时候起,主要不是用来听的,而是用来唱或是读的。大声读出来,可以充分发挥语言“能指”的功能,增强声音层面的表现优势,让它作用于人的听觉,直通人的灵魂,进增强人们对语言意义层面的理解。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特别是电脑和网络发达以后,如果识字的儿童既用眼睛阅读,又能大声朗读,诉诸听觉,做到视觉与听觉双管齐下,必然会对所指层面的意义有更深理解。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孩子是光用眼睛阅读,甚至沉迷于网络阅读,这势必会削弱听觉的感受,影响儿童对语言所指层面的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出声朗读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语言

主体通过交流而存在,交流对文本意义的生成至关重要,人类思维的火花与认识上的飞跃常常出现在互动交流和激烈的思想交锋之后,因此,有声朗读、互动讨论,有利于打破个人默读与人机对话的孤独状态,是阅读获得良好的阅读效果的正确途径。

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上看,儿童读者,特别是幼儿和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识字量有限,涉世未深,对许多问题尚且缺乏深刻的理解,这时只用眼睛去阅读,会影响阅读质量。倘若进行亲子阅读,或举行朗读会,一个人读,大家听,不仅会增进亲子之间,以及朗读者与听众之间的感情,还能通过出声朗读的方式增进儿童对作品的理解。日前,笔者曾听到辽宁电台节目主持人、全国“金话筒”百优节目主持人紫璇朗诵王立春童话诗的片段,她用优美的声音塑造了童话诗中不同的人物形象,显示了有声朗读的独特之处,增强了文学作品的魅力。使在场的听众深受感染,有利于儿童读者对童话诗内容与情感的把握。也有利于朗读者与听众间的交流。王立春童话诗《小笨鼠和大眼贼》童话诗的朗读实践表明,王立春的童话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方式上,都与传统的民间文学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传播方式也以回归传统朗读的方式更为恰当。在阅读方式多元的当代,选择哪种阅读方式,力戒一味追求阅读方式的时髦,其实只有适合儿童的阅读方式才使最好的。

王立春的童话诗《小笨鼠和大眼贼》系列,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儿童诗歌的一朵奇葩,作家不为眼花缭乱的时代变迁所困,冷静地探取时代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写出了看似离时代很远,实际离儿童很近的诗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证实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果我们能顺其自然,采用最适宜于儿童接受的阅读方法,就一定会实现创作与阅读的完美结合,使儿童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在让儿童受益上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马力,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硕士生导师。)